

继《霜露》和《爱满天下》之后，叶良骏老师的第三本散文集《博爱存心》又与读者见面了。这本书中所收的文章，很大一部分在《夜光杯》上发表过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得以先睹为快，感受也就更深了一层。

《新民晚报》1982年复刊后，我们这些新上路的年轻编辑，对如何评判文章的好坏，有些拿捏不准。在一次总结会上，老社长赵超构先生给我们上了一课。他引用了朱光潜先生那篇谈《写作练习》的文章，把文学作品分作言情、说理、叙事、绘态四大类。例如诗歌侧重言情，论文侧重说理，历史、戏剧等侧重叙事，山水、人物、杂记等侧重绘态。赵超构先生认为，情、理、事、态四者应该是新闻报道和副刊文章中固有的内容，它们不是个别孤立的，有的好文章就兼有其中的一二或三四，最好是做到四美齐全。

赵老的这一课，给了我们很大启迪，这以后，我就依据“情、理、事、态”这四个要素来选稿，来评价一些作品。

现在，拿这四个要素来看叶良骏老师的这本新著，便可发现她是努力做到了四美齐全的。

首先是一个“情”字，这是叶老师所有文章中最突出的亮点：她继承了陶行知先生“爱满天下”的精神，以真情真心抒写生活，对家乡的眷恋之情：“我的心里充满爱意，皆来自故乡无处不在的善行”；对长辈的尊重之情：“因为阿姑，家乡变得格外温暖，使我深深有想回家的柔情；对朋友的关爱之情：“交朋友不难，难的是你自己是否有一颗别人看得清的心”；对学生的护犊之情：“让我在这里抱抱你……我愿以一颗母亲的心，祝福你”。当你读到这些文字，不能不被她深挚的情感所打动。

她的文章情中寓理，点点滴滴的所思所感，如春风化雨，润物细无声。在“淡篔浓墨”这一辑中，她给许多人写信，这些收信人都普普通通，甚至无名无姓，如答一个烦恼的中年人，她这样劝诫道：“不要画地为牢，不要奢望太多，更不要自寻烦恼！火很美，却会灼伤人！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不会迷路了。”她针对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，说出的道理，却有着鲜明的个性。

也许是当老师的缘故，叶老师特别擅长讲故事，娓娓道来，曲折而生动。如《那时怎懂有人在等我》，对一个少女对一名空军军官朦胧的感情写得细致入微，让人动情。如果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，收视率一定会很高。

叶老师说这些文章都是她所见所闻，因此就有很强的“现场感”，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叶老师描绘人物、山水、历史，都是鲜活的，有生命的。

叶老师说这本书只是记录了她人生旅途的履痕，深深浅浅，浓浓淡淡，皆出于爱和感恩。而我想说的是，一个人只有懂得爱和感恩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，这是我读完叶老师这本书后最深切的感受。

（本文为《博爱存心》序，已由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
孙中山，伟大的民主革命家，我们都不陌生。可是孙中山本名

文，大家都知道《孙文学说》，孙文字逸仙，外国人都尊称孙逸仙博士，那在我们中国人的口头，乃至文字记载，人名大辞典，为什么都叫孙中山呢？

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，1956年他诞生90周年时，上海市政协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。在这次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位老同盟会员吴弱男先生，她是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，就加入同盟会的老会员。当时同盟会会员只有100多人，一年多以后猛增至1万余人。吴弱男当时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替孙中山先生和《民报》做英文翻译工作。她说，孙中山先生对她加入同盟会很称赞，女的参加同盟会很容易。是吴弱男亲口告诉



碑临百本有师承
陈少峰



梳羽 (中国画) 郭敏敏

这几年，小区里的流浪猫突然多了起来。起先大多出没于绿化灌木丛中，最多在路边一闪而过又隐没于暗处。现在却是另一番景象，因小区里私家车渐多，猫们常卧于车底，三五成群，出出进进。猫儿的胆也渐大，往常见人就迅疾闪过。如今走在路上大摇大摆，就像逛街一般，不要说见人不躲，就是车至跟前，哪怕车灯照着它，也是不紧不慢，从容而过。

流浪猫们的胆儿变大与居民们的宽容善待不无关系。这些猫遭人丢弃后，起先大都瘦骨嶙峋、一副病恹恹、胆怯惊恐的样子，在风雨中，睁着迷茫的眼睛，四处踟蹰。于是，就有起了怜悯心的居民，拿着家里的剩菜剩饭来给猫喂食，猫在狼吞虎咽中终于得到些许的慰藉。渐渐，一到傍晚，有三三两两的居民，拎着装有猫食的马耳袋走到一块空地上，一声呼唤，就像听到军令，顿时各色流浪猫从不同方向

我，中山先生在日本被日本政府管得很严，不许他自由活动。因此

中山先生不敢公开用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就在自己的寓所门口挂上一块日文“中山”的铭牌，因为“中山”是日本的一个姓，以此表示此处是一位“中山”的人居所。就此，人们都叫他孙中山先生了。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大名的来历。

吴弱男曾经是章士钊先生的夫人。她讲的这段故事，我曾在1956年10月30日的《文汇报》上刊出的一篇吴弱男专访中披露过，但影响极微，迄今仍然鲜为人知。

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……一到夏天，人也会变懒。若说到夏天的好处，对我而言就是户外音乐节扎堆，夏天在舞台上挥汗如雨地表演，有种酣畅淋漓的爽快。业余时间跟几个朋友玩乐队，在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，自然成了各类音乐节的常客。在冠以森林、滨江、夏至、草莓等名头的诸多音乐节里，我最喜欢的是沙滩音乐节。

有一年，在最热的日子接到通知，要到海南岛参加沙滩音乐节演出，之前冬天去海南演出过，气候温暖宜人，不知道夏天的沙滩会不会也凉爽些，我满怀期待。经过天上一

钻了出来，一场欢宴。时间久了，猫习以为常，见了人不再惧怕，一到时间，就会等在原地“守株待兔”。有的猫还认人，只要你喂过它几次，后从路边走过，它就会跟你一段，“喵喵”地叫几声，不知是向你问好还是要食。有次，我在洗车，几只猫竟蹲在一旁观看，老相识似的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也许生存环境的改善，小区里的流浪猫的数量在逐渐增加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常传来猫的嘶叫，如婴儿般哭泣，凄切声声，扰得人无法入睡。

但尽管如此，也无人去驱赶。有天下班回家，快到家门，抬眼望去，底楼的窗台上竟静卧着三只毛茸茸、色泽不一的小猫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窗台下的一只黑斑猫，憨态可掬。这黑斑猫无疑是它们的母亲，大概刚生产不久，看上去有些瘦弱疲惫。以后几日，黑斑猫带着小猫四处觅食，唯不见有雄猫相伴，看来它在独自担当这个“单亲家庭”的重任。三只小猫似乎无忧无虑，紧随母猫前奔后跳，倒也其乐融融。不久，一场整夜的大雨，使得小区路面积水。我想，这些猫会躲到哪里？第二天，黑斑猫照常出现在路边，却没了三只小猫，一连几天都是如此。小猫是被人抱走，还是淹了？可黑斑猫一副笃悠悠的样子，又好像没事。果然几天后，三只小猫又跟在了母猫后面，原来一场虚惊。

世上总是一物降一物，流浪猫的出现，小区

有搭棚的休息区，但经过一圈设备调试后，兄弟几个都变成了标准岛民肤色，不过谁在乎那些，人在舞台琴在手，心早已跳进海里了。现在回想起

夏天的风吹过沙滩

晓明

来，那时我们犹如练成了乾坤大挪移，乐器刚放下，人就散了，回宾馆换好泳装，转瞬到了传说中的专属沙滩。之后就是兄弟间各种摆酷照、漂移照。看到大海，我竟然情不自禁大声唱起了张雨生的歌，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

《红楼梦》第三回描绘林黛玉初见贾府二小姐迎春，只见那女子：肌肤微丰，合中身材，腮凝新荔，鼻腻鹅脂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

文中所指的鹅脂，也叫鹅膏。《本草纲目》称，白鹅膏是腊月熬制的，可以做成面霜，滋润皮肤，很快使肌肤变得白皙美好。这里的“鼻腻鹅脂”与“腮凝新荔”对偶，迎春皮肤白腻，像是搽了白鹅膏，面色红润，带有淡淡的荔色。

迎春体态不肥不瘦，不高不矮，既没有盛唐美人画略带臃肿的丰腴，也没有典型明清仕女图的弱不禁风的纤长。她像陈老莲《扑蝶仕女图》中的拿着白桃花的女子，温婉而朴素，即使是扑蝶这样的乐事，都带一点静默的哀愁。大观园开螃蟹宴，女眷们都在三三两两地玩耍，只有迎春，独自站在花阴下，拿着花针穿茉莉花。若是一个活泼的女子来穿花，可以很娇憨，甚至于热闹，但是迎春却沉湎于自己“岁月静好”的小世界中，周身充满夕阳西下的独特的落寞气质。

她留给黛玉“温柔沉默”的印象，照应了她性情中的懦弱和隐忍。迎春的乳母私自拿了她的累金凤典当，迎春为了避免口舌之争，居然不要那累金凤了，宁可中秋节没有体面的首饰佩戴。忠心的丫鬟为她打抱不平，她躲到一旁，拿了本《太上感应篇》来读。如此的性格，加之其昏聩自私的父母，使得迎春遇人不淑，原本健康的她，在出嫁一年后就郁郁而终。

迎春的堂妹探春，生就削肩细腰，长挑身材，鸭蛋脸面，俊眼修眉，简直就像清代宫廷画《月曼清游图》中走出来的。但探春不同于那些满足于富贵安逸的美丽贵妇，她活泼刚毅，聪敏大气，虽然年轻稚嫩，但颇能杀伐决断。于是，曹公不忘交待一句“顾盼神飞，文采精华，见之忘俗”。

曹公笔下的迎春的碧玉之美和探春的脱俗之美，让读者对即将出场的最小的妹妹惜春充满期待。不过惜春的亮相，相形之下，着实有点寒俭：“第三个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。”脂批却称：“浑写一笔更妙！必个个写去则板矣。可笑近之小说中有一百个女子，皆是如花似玉一副脸面。”

曹公不按某些古代的文人的路数，那些人写起美人，往往千人一面，雷同得很。如明末清初的《美人谱》就把美貌定义为：螭首、杏唇、犀齿、酥乳、远山眉、秋波、芙蓉脸、云鬓、玉笋、

里已很久不见了老鼠踪影。其实，猫是很乖巧温驯的动物，通人性，有情感。一个雨夜，我从外面归来，小区路边有人围着说话，趋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小猫被车碰撞死了，母猫一直守候在旁，用嘴不停地舔舐着小猫的身体，不离不弃，此景此情，让人唏嘘。不知是猫的弱小可欺，还是有人心理变态，猫常成为人攻击、发泄的目标。近年时

有虐猫之闻，高架路上，常见猫被碾死在路上。猫总不会长翅膀飞上高架，是否有人把它带上抛之。随意丢弃已不人道，为何还要做出如此恶剧？流浪猫本是家猫，被人遗弃已是不幸；居无定处，三餐不保，其生存更难。对于这些无助的流浪动物，何尝不能以一颗友善之心去怜惜和关爱呢？那日开车途中，交通台正在播放一首名叫《带我回

就像带走每条河流……”正当我还沉浸在文艺青年的忧郁气质里时，两个兄弟已经扎入水里开始“狗刨”了，我也赶紧下水，洗去浮夸，对抗酷暑。水里出来，岸边的沙滩排球和沙滩足球场怎么错过？我们的人数正好可以分成两队，势均力敌来对抗。但是，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几个平时不摸球的人，到了沙滩上更别想打出章法。所有的笑料这时集中爆发了，各种平时不可能完成的高难度摔倒动作层出不穷，通常是球在原地没动，抢球的人已经几跤摔好了，大家笑着叫着，不在乎沙子进了

黄指、杨柳腰、步步高、不肥不瘦、长短适宜。这些描述，有的来自《诗经》，有的来自《西京杂记》等笔记小说，有的来自《登徒子好色赋》等辞赋，有的来自乐府和唐诗宋词，甚至于二十四史。到了明清，已然都是老古董了。

不仅如此，古人所绘的仕女图，画中女子穿戴、动作不一，可容貌身材却带了画家的烙印，十分接近。到了清朝，“类型化美人”的情形更为严重。康乾年间宫廷画家，如焦秉贞、冷枚师徒，均偏好细挑身材、削肩细腰的女子，这样的美女，有一种“倚风娇无力”的意态，能激发男子的怜爱和保护欲。

曹公刻画美人，绝不迎合世俗，而是焕发了美人的特质，风貌迥然，不仅用词别致新颖，更兼顾了人物的性情和命运，所以令人读后，过目难忘。

比如王熙凤，“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”，一个美貌泼辣、精于世故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。

而守拙藏愚的薛宝钗：“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”，低调简朴，但是天生丽质难自弃。

“女汉子”史湘云，则是“蜂腰猿背，鹤势螂形”，身量细长但不羸弱，既优雅又矫健。

宁死不肯做妾的丫鬟鸳鸯，“蜂腰削背，鸭蛋脸面，乌油头发，高高的鼻子”，一看便知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刚烈坚毅的性情。

最符合清朝审美观的病美人林黛玉，还生着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露目”，绝非呆板空虚的画中仕女可比。

有趣的是，曹公写美人，不光写其鲜艳明媚，更会捎带上姿容上的小缺陷。鸳鸯脸颊上长着雀斑，而黛玉、宝钗和湘云，春天脸上还会发“杏斑癣”，需要搽蔷薇露。这种描写手法，似乎受《金瓶梅》影响。那部明朝名著里的美女，外表都不是无可指摘的：潘金莲肤色不够白；庞春梅“左眼大，右眼小，左嘴角下一点黑痣，右腮一点黑痣”；至于李瓶儿，兰陵笑笑生干脆不客气地说她是“五短身材”。

瑕不掩瑜，这些不完美的，反使女子的美貌更真实，自然。贾宝玉见到美丽的少女们，会感慨：“老天，老天，你有多少精华灵秀，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！”而不可能质疑这些姑娘们，怎么都像一把刀刻出来的木头美人。



家》的歌，优美的歌声中表达的恰是希望人们关怀救助流浪动物。我想，不是谁都能做到带流浪动物回家，但最起码可以不伤害，并力所能及地给予爱护，与其和谐相处，这也是一种救助和关怀吗？

头发进了嘴巴，甚至差点忘记我们此行的正事——上台表演。

演出后，大家心照不宣地到酒店露天泳池继续畅游。乐队的哥们儿更是趁着夜色脱下身上仅有的泳裤，来了个裸泳初体验，我也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为他拍照留念，而且此照大有好处，以后有需要可以随时拿出来作为饭局免单令。

夜深，满天繁星点点，海浪的声音让我们的音乐动听多啦。夏天的风，暖暖吹过，穿过头发穿过耳朵，温柔懒懒轻轻说着……

一缸碗莲在目，显得更素雅清凉。

十目谈
消暑图